古文新唱与倒背《离骚》

□冯秋玲

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漫长得仿佛可以随意挥洒。没有学业压力，我们兄妹俩终日睡懒觉、四处游荡。父亲看不下去，想方设法弄来一堆书，让我们阅读、背诵。古诗词和散文是重点。父亲定下规矩：书不能折、不能划，如果喜欢只能抄录；碰书前必须洗手，因为书是要归还的。随后，他甩出一份背诵书单，长短不一，难易参差不齐。其中最让人头皮发麻的，便是《离骚》《将进酒》和《蜀道难》。

我们囫囵吞枣地翻着不用背的章节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要么查字典，要么干脆“读半边”。我哥更是把“别墅”念成了“别野”，成了家里的经典笑谈。

离初中开学只剩20天，这3篇长文中冷僻字多如牛毛，普通的新华字典根本不够用。父亲狠下心，花了一个月工资托人在上海买来一本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邮寄来，费用包含书费、邮寄费、人情费。在那个物质与书籍都极度匮乏的年代，这份沉甸甸的心意，逼得我们只能夜以继日地咬牙硬啃。在那个连字典都奢侈的年代，父亲用一个月工资买下的，不只是工具书，更是通往文字世界的船票。

哥哥有口吃的毛病，面对佶屈聱牙的《离骚》，他连读都费劲，更别提背诵了。我俩灵机一动：何不用同音字标注生僻字，再套用样板戏的曲谱唱出来？这招果然绝妙！当哥哥用《智取威虎山》的调子流畅地“唱”出《离骚》时，我激动得又跳又笑，我太知道他背后的付出了。原来，打破常规的勇气，能唱出最美的篇章。

见哥哥快把3首诗都唱会了，我心急如焚，一头扎进《离骚》里，花了好几天时间给两千四百多个字逐一标注同音字。可反复诵读，依然毫无感觉。看着哥哥进展神速，我索性另辟蹊径——倒背！反正顺背背不了，倒背虽然更难，但可以在爸爸面前显摆自己。我不知晨昏专心致志，一段一段地逆向攻克。在顽皮心、好胜心与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背得忘乎所以，快乐无比。全文11段，不到3天，我竟真的倒背如流！紧接着，我又如法炮制，倒背了《将进酒》和《蜀道难》两首。而哥哥，则整天唱着古文版的“样板戏”。邻居们都说我俩疯了。

开学在即，父亲前来“验收”。哥哥声线嘹亮地带着杨子荣腔调唱起了《离骚》，唱得父亲目瞪口呆。看他一本正经地用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的调子唱《蜀道难》，用《誓把反动派一扫光》的豪迈唱《将进酒》，口吃竟奇迹般地消失了。父亲从疑惑转为激动，最后紧紧抱住哥哥，拍了拍他的背。

轮到我了。我欢天喜地地开始倒背《离骚》。爸爸起初难以置信，继而怒不可遏，最后暴跳如雷。“你在背什么？”他大声斥责。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在倒背《离骚》！”爸爸气得满脸通红，但看看我羸弱的小身板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父亲的那次愤怒，包含着他对我的担忧。

时光飞逝，到了高中备战高考的时候。因为特殊原因，我们高二下半学期才真正开始废寝忘食地迎考。老师要求我背诵《离骚》《将进酒》《蜀道难》。同学们都磕磕绊绊，唯独我倒背如流。老师一看，以为我在捣蛋，气得直接发怒。一贯是好学生的我，被怒气冲冲的老师叫进了办公室。

我原原本本地道出了原委。办公室的老师们听后，都无可奈何地围上来替我想补救的办法。我哭了，边哭边想，我的高考完蛋了！放弃吧！那一刻，我终于理解了当年父亲怒不可遏的心情。后来一位老师安慰我：“哭也没用，反正高考答案是写在卷子上的。真要有这道题，你就从后面往前写，注意前面留够卷面！真是个顽皮的小姑娘！”老师说。人生如卷，有时需要从后往前写，才能留出足够的空间给意外。这是我现在才悟到的道理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老师们松了口气，我也不哭了，心结打开了，我又想参加高考了。那年的录取率是不到5%，我也被录取了。快50年了，我依然感恩这位老师，惊叹他的奇思妙想，祈祷他健康安好。也祝天下曾经的、现在的老师们，平安快乐！岁月可以带走青春，却永远抹不去那份感恩。


AI生成图

麦香深处是母爱

□吴大明


AI生成图

周末清晨，我在厨房制作麦糊烧。眼前氤氲的蒸汽将我带回童年——母亲系着粗布围裙，在灶台前忙碌；我和姐姐踮着脚，扒着灶沿直咽口水。那一幕，在记忆深处徐徐铺展……

上世纪70年代的江南乡村，一碗麦糊烧堪称奢侈的享受，远非如今寻常早餐可比。制作前，母亲总要先取出珍藏的雪白面粉，如雪瀑般倾入粗瓷大碗，注入清水调匀，撒上少许食盐，再小心磕开鸡蛋。橙黄的蛋液如绸缎般沿碗壁滑落，与面粉交融；竹筷在她指间轻盈旋转，乳白的面糊渐渐泛起细腻光泽。待加入翡翠般的葱花、橘红的胡萝卜丝和嫩绿的蒲子丝，素净的面糊霎时鲜活起来。

土灶里柴火正旺，跃动的火苗将姐姐的脸庞映得通红。母亲麻利地往铁锅里倒入菜籽油，用锅铲将油均匀抹遍锅壁。面糊入锅的刹那，“滋啦”一声响彻厨房。热气升腾中，她手腕翻飞，迅速将面糊向四周抹开，金黄的面糊在锅底摊成圆饼，点缀着胭脂红与翡翠绿。待边缘微卷，锅铲轻巧一掀，麦糊烧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；卷起压实，香气四溢，在砧板上切成匀称小段，盛入青瓷盘时仍嗞嗞作响。

葱香混着蛋香扑鼻而来，我迫不及待夹起一段热乎乎的麦糊烧。齿尖穿透酥脆外皮，内里绵软如云，麦香与蛋香在舌尖共舞，每一口都是满足。母亲站在一旁，笑着用围裙擦拭那双布满薄茧的手；窗外阳光恰好掠过她花白的鬓角，照亮她额间细密的汗珠。她总笑着看我们狼吞虎咽，自己却舍不得尝，偶尔才拈起我们吃剩的边角。这喷香的麦糊烧里，无声地传递着她沉甸甸的疼爱。

最难忘的是1979年盛夏，我小学毕业，赴区里参加县里重点初中的招生考试。天未亮母亲便起身，将刚出锅的麦糊烧仔细裹在棉布里。清晨6点，我登上前往区里中心学校的轮船，7点多抵达考场。开考前，母亲从布袋中取出白瓷碗，温热的麦糊烧带着她的体温落入胃中，我满身暖意步入考场。上午考完语文、数学已是11点半，走出考场，竟见母亲举着麦糊烧在校门口翘首以盼，汗水早已浸湿衣襟。后来我如愿考上那所离家遥远的中学，此后每次回家，或母亲来校探望，麦糊烧都是必不可少的牵挂。那熟悉的味道，是母亲专属的问候，更是刻在心底的念想。

这看似寻常的麦糊烧，实则是母亲用皱纹编织的慈爱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她用朴素食材绘出最绚烂的味觉画卷，让清贫的岁月飘散着幸福的麦香。这道穿越半个世纪的乡村美食，早已超越食物本身，沉淀着江南乡村的烟火记忆，成为乡愁的载体、母爱的丰碑，在时光深处散发着永恒的温暖。